

CITY MAGAZINE

號外

ART PAPER

ART INSPIRES IMAGINATION

ASSOCIATION PARTNER:

HONG KONG 香港
artgallery
ASSOCIATION 協會

SUPPORTING PARTNERS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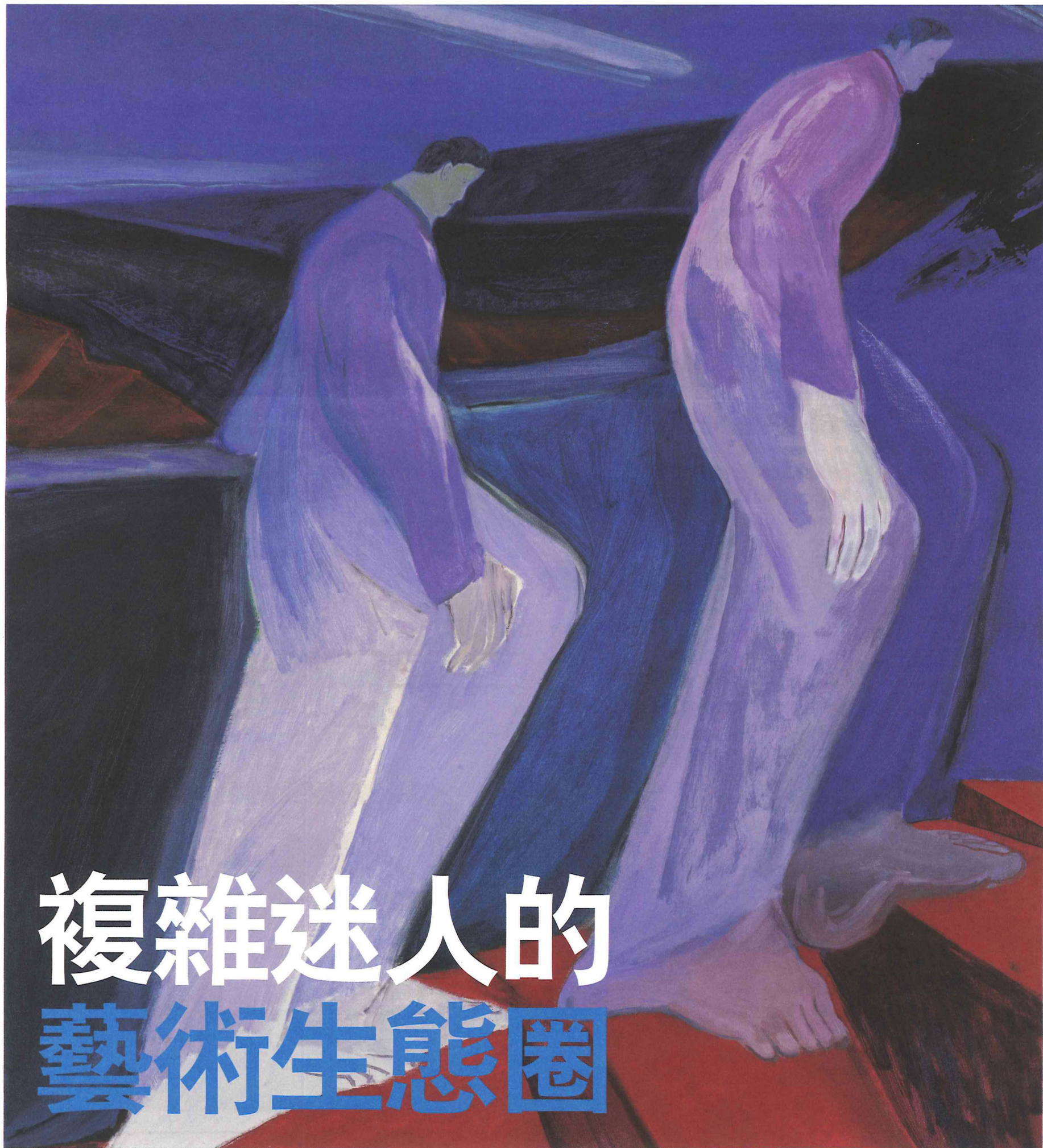
ART
CENTRAL
23.03 →
26.03 / 2016
POST VIEW 21.00
VIP PREVIEW 22.00
CENTRAL
HARBOURFRONT
HONG KONG

3812 gallery

f cityhowwhy Q

cityhowwhy Q

特刊隨第474期(2016年3月號)《號外》雜誌附送



複雜迷人的
藝術生態圈

INTERVIEW



WU TSANG

Text by 李昭瑜 & Samwai Lam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& spring workshop

留意藝術界的朋友，對曾吳 (WU TSANG) 應該不陌生。她於2012年創作的第一部電影《WILDNESS》獲得空前成功，《WILDNESS》(2012) 在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的 DOCUMENTARY FORTNIGHT 中首映，並於洛杉磯國際同志電影節中獲得紀錄片評審團大獎。同時，亦令她從此多了電影導演的身份。不過，身份只是外界添置給她的稱號，正如 WU TSANG 由「他」成為「她」的經過。那些一切，都是讓大家易於辨認，易於描寫。WU TSANG 將會帶來錄像作品《對聯 / 對練》，向觀眾展現她在 SPRING 工作室進行兩次駐留計劃，合共六個月的研究成果。在兩次駐 SPRING 工作室的時間中，SPRING 都會安排研究員與 WU TSANG 一起細讀與秋瑾相關的資料。此外，WU TSANG 亦曾在駐藝術館期間到訪紹興及上海追尋秋瑾與吳芝瑛的足跡。WU TSANG 寫劇本時，SPRING 工作室亦舉行了一次黃昏詩會，邀請觀眾刻意錯譯秋瑾與吳芝瑛的詩作英文。是次藝術家駐留計劃由 SPRING 工作室創辦人貝明湄及總策展人 DEFNE AYAS 發起，其後由總監李綺敏 (CHRISTINA LI) 支援策劃與項目發展。

《對聯 / 對練》關於秋瑾與吳芝瑛的情感。請問 WU TSANG 怎樣看她們之間的感情？

我對語言及身份以外的酷兒性 (QUEERNESS) 感興趣，因此，秋瑾與吳芝瑛之間充滿可能性的關係更令我雀躍。她們活在酷兒性尚未被社會意識的時代，那時根本還沒有酷兒這一字。她們的生命殊不平凡，在各個領域中都超脫人們所想，因此我並不想將任何標籤加諸她們身上，反而把自己以及搜集資料期間接觸過的中港酷兒群體的經歷，與她們作平行敘述。

WU TSANG 的作品看重場所，在《GREEN ROOM》裡，TSANG 創造了一個私人空間，配合劇情需要。請問在《對聯 / 對練》在挑選拍攝地方中，有何特別？

拍攝地點非常重要，直到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找到 MICHELANGELO (一艘古典、殖民時期的帆船)，電影才有了一個焦點。我把船視作一個浮動的劇場，然後在船上的不同部份拍攝，故此它逾越了時間和地點，但又離不開一個空間；就好比劇場中的舞台——儘管它不過是個黑盒子，人們可以寄存對故事的驚詫之感於其中，舞台也可將觀眾帶到世界的任何角落，所以這艘船其實就是我的劇

場，我希望維持一種角色是在演戲的意識，盡可能做到演員就是角色本身。

秋瑾是中國革命家及詩人，生於19世紀，TSANG 認為與當下時代有何聯繫？

過去其實是不斷被重塑的，我認為在界定歷史的，是當下與過去相對應的部份。1907年很遙遠，2097年亦然。我們與這個年代斷開了，沒可能充份想像這一時期的種種。的而且確，我們在第一手的資料，也有一些來自那一個世界的碎屑；它們促使我對歷史如何就人們的盼望而被增刪潤飾而著迷，也使我更渴望講一個真正關於我們自己的故事。我讀過有關的報道，指「篡改」歷史在中國是犯法的，而這個概念引起了我的思考，全因在我的歷史觀裡，歷史只會以扭曲了的形象示人，是讓人理解現世的明鏡。

為何選擇以電影為表達形式？

項目採用了多種形式，如電影、攝影、雕塑及現場表演等，而電影是核心，因為我主要使用這種媒介。電影是由流動影像及聲音構成的語言，可創造富情感的敘事模式。

怎樣看實驗電影及錄像藝術兩種媒介？

於我來說，它們在美學及手法而言幾乎是兩個相反的媒介，但看起來極為相像，所以我喜歡模糊兩者的界線。在 SPRING 工作室裡，項目會以錄像藝術的形式呈現，因為這樣的背景設定有助觀眾理解作品。

除了 FILMMAKING 外，WU TSANG 亦有現場表演，兩者如何影響 TSANG 的創作？

現場表演是我研究的過程；現場表演可以有很多面向，例如在 SOCIAL PERFORMANCE 中，我會接觸世界，進行

紀錄片的訪問，可說是一種表演或角色扮演，也可找到語言或電影敘事以外的表達方式。我常常覺得要做一點事情，例如表演，之後才能將作品拍成電影；因為對史料的一種責任得以建立在與觀眾的交流之上。有時，這種表演更可以催生驚喜，如去年3月間，我和 BOYCHILD 做了一場關於秋瑾和吳芝瑛的詩的演出，由於當時沒有足夠時間好好翻譯，我們只好和 SPRING 工作室的朋友草草的翻譯，由此「錯譯」成了劇本的基礎，最終更成了整個項目最重要的概念。

